紅樓真夢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回　話封狼癡顰慰紅粉　賜真人濁玉換黃冠

下一回▶

話說前幾回都說的是榮國府的事。那太虛幻境、大荒山兩處一時不能顧到，卻久違了，未免累看官們懸念。

如今，且說黛玉自從到了絳珠宮，警幻仙姑贈他「風月真鏡」，照見了過去未來之事。深知寶玉成親，並非本意，因此，把怨恨寶玉的心事，漸漸融解，倒添了無限傷感！又揣度：將來自己和寶玉、寶釵是割不斷的，只不知悲歡離合，如何演化？就是過世的父母，照鏡中幻影看來，也尚有重聚之望，這更是意想不到的。卻因懸望之切，轉未免懷疑。幾次想問警幻，只礙著寶玉在內，話到嘴邊又強自忍住。

一日，警幻來訪，見著黛玉，攜手入室。又對黛玉打量了一番，笑道：「賢妹來至此間，且喜塵慮漸蠲，神采更秀，可見近來修養工夫！」黛玉笑道：「我懂得什麼休養？白天，也有時候閒想想，眼淚卻比先少了；到了枕上，不容得想什麼，一會子便睡著了。這就是近來的功效。」警幻道：「道家講究嗇神，這『嗇』字很有道理。用心就如用錢一樣，越用得多越要用，用慣了，就要節省也節省不來；能夠少用，漸至於不用，也就不想用了。」

說著，瞧見幾上九芝寶鼎焚著百和名香。便說道：「此香馨烈有餘，卻不很清。我

那裡另有一種香叫做群芳髓，是從各種異卉中彩出來，用珠樹油煉成的。那香味在各品之上，回去就叫人送來。賢妹善於撫琴，若對那名香撫成新曲，必然另有一番興趣。」黛玉向他稱謝。又請問修心繕性之法，警幻道：「此間藏有《雲笈瑯簽》，賢妹如此聰明，閒時研覽，當自得之，何待指引。」

黛玉又問起前日在警幻宮中所見諸仙女，是何姓名、道號？警幻一一說了，又道：「前溪風景頗佳，賢妹閒時，不妨尋他們同去遊覽。不日，尚有你的故人來此，此後便不愁孤寂了！」黛玉忙問何人？警幻道：「來者非一，且到彼時自知。」

說罷興辭。黛玉送至前院，剛好秦氏和尤二姐、尤三姐從宮門外進來，正與警幻迎面碰著。彼此招呼，警幻又立談了幾句，便自去了。

秦氏指尤氏姐妹對黛玉道：「這是尤家二姨兒，又是咱們家新二嬸子；這是二姨兒的妹子三姨兒。」黛玉一一見過。尤二姐道：「林姑娘那年在園子裡咱們見過一面。可憐我那時候還是沒見公婆的丑媳婦，怎麼敢四下裡亂跑？別人我也不想見，只林姑娘、薛姑娘沒得親近是個缺恨，今兒算見著你了！」秦氏道：「二姨兒，你為什麼單想他們兩位呢？」尤三姐笑道：

「他是聽小廝們說的：氣兒粗了，怕吹倒了林姑娘；氣兒暖了，怕吹化了薛姑娘。想著這兩個人不定怎麼千嬌百媚呢？在家裡就跟我說過多少回了！」一路說著，已走入正廈。晴雯、金釧兒跟他們都是熟的，也一起閒談。

黛玉見尤二姐和婉溫柔；三姐兒相貌更勝乃姐，別有一種豪爽之氣。因此，一見如故，甚為親熱。忽然對尤三姐細看了半天，笑道：「三姐姐，你脖子上怎麼有一條紅線？」秦氏笑道：「那是紅線呢？你不知道他是抹脖子的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彷彿聽人說過，到底為的是什麼呢？」秦氏便將柳湘蓮退婚之事，大概說了一遍。黛玉更觸起自己的心事，歎道：「做女子的真不值得，白貼了一條命，人家還不知情呢？」說罷，瞧著三姐兒，四目相對，眼淚都繞著眼圈。

秦氏忙道：「不要想那些了。林姑娘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怪可氣的。我前兒到西府去，想勸勸璉二嬸子，去的時候，只怕見不著發他，誰想到見著了，倒是他不認識我。等到認識了，一句好話也沒有，只啐了好幾口。氣得我跑回來，要勸他的話全沒說著。這真是狗咬呂洞賓，好心沒有好報！」三姐兒道：「本來你去的就多餘。這種夜叉婆子，

很該叫他受點罪，還愛惜他做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我也是這樣說法：一人做事一人當。若見得他可憐，難道那被害的倒是活該麼？」金釧兒道：「那廟沒有屈死的鬼？說那些做什麼！」

黛玉道：「蓉大奶奶，你也別怪鳳姐姐，他那人是不信鬼的，決想不到你會尋他去。及至確知是你，又以為見了鬼，於他不利，更想不到你是好心為他去的。總有一天他自己明白過來，要求神拜佛，想法子禳解，到那時候可就遲了！」尤二姐道：「若是他還有別的罪過，該當怎麼著，我也無從說起。若是為我們那件事，他受了罪於我有什麼好處？我倒可以饒他的。

「尤三姐笑道：「像你這們窩囊，只怕再轉世還要被人害了呢？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

那天，秦氏等直坐到天晚方走。黛玉和晴雯、金釧兒送他們出去，又看了一回仙草。晴雯取來瓊壺中仙露，親自灌溉。

只見那草葉如孔翠，梢似珊紅，仙露生妍，迎風俗舞！黛玉近前更覺得款款作態，依依有情！金釧兒道：「他們都說這草是姑娘的前身，現時姑娘又在這裡，到底是一是二呢？」黛玉正靠著白玉欄杆細細賞玩，笑道：「信他們呢！若真是那麼著，不成了草妖精麼？」晴雯道：「可也奇怪，我來的時候，看他焦乾稀瘦的，所以姑娘那麼多病；這一程子才好起來了。」

金釧兒道：「草兒比花兒還不容易認，只有寶二爺分得清，連俗名兒、古名兒都知道。那回，我跟著太太到蘅蕪院，瞧見山石上一棵草，就很像他。不過葉子粗點，倒結了通紅的果，比天竹子還大呢。我彩了好幾個，遇著紫鵑都給他了。那個不知道叫做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提起紫鵑，我也怪想他的。他如今不知道跟了誰了？」金釧兒道：「紫鵑也許會來的。那天，我出去碰見一個仙女，活脫就是紫鵑的影子。我還以為是他來了呢！」晴雯道：「別胡說，他活得好好的，怎麼會來呢？」黛玉聽他們說起紫鵑，悵觸前情，不覺盈盈欲涕！金釧兒要打岔，故意嘔晴雯道：「姑娘是草精，到底不如你花神矜貴。你那芙蓉花兒在那里長著呢？」晴雯道：「姑娘還是仙草呢，我們怎麼配比花兒？那芙蓉花是喜水的，若有芙蓉神，也得先數你。我聽說你來的時候，警幻仙姑把你倒罄了半天，才把水吐淨了。那才是倒插芙蓉呢！」金釧兒笑道：「我恭維你，你不受。本來你怎麼配做花神？只可算花妖。太太不是說你是妖精麼？還許是狐狸變的呢？」晴雯啐了一口，道：「浪蹄子，狗嘴裡那會生出象牙，等我幾時撕你那嘴！」說得黛玉也

覺發笑，便說道：「別胡扯了。這裡也太涼，咱們回去罷！」

剛至屋內坐定，便有警幻差來的侍女送香來，黛玉命晴雯收了，一面對那侍女道：「又累你走一趟，回去替我謝謝仙姑。「侍女去後，黛玉另揀了一個龍紋小鼎，將那香試點起來。果然香得幽靜，一縷香分煙，似蘭勝蕙。見壁間有一斷紋古琴，便取下撫弄。那琴身都像蛇皮似的，背面刻著鳥篆二字，名曰：

「鳳吹」，拂弦清越。只因黛玉從先常彈的是小時候特製的短琴，轉覺得這個不大靈便。慢慢的和弦按曲起來，先如鬆岩秀峭，長風來下；彈至中間，又似雲波浩淼，激浪有聲。那窗外的松濤竹籟都引入弦中和成一片，原來彈得是「天風海濤之曲。」

晴釧二人不解音律，只默坐細聽。侍女們也有知音的，莫不傾耳贊歎！黛玉又把自己和寶釵的琴曲試彈了一遍，到末段彈不下去，便隨意改了兩句，卻是聲聲幽咽，不覺淚隨弦墜！

晴雯也心有所感，忙哄著黛玉將琴收起。又閒話了一回，方睡。

過了一天，晴雯、金釧兒正陪著黛玉說話，警幻的侍女忽來傳金釧兒，忙即跟他前去。好半天尚無消息，黛玉不知何事，暗自猜度。又問晴雯，晴雯道：「大半是叫他接人去了，別的事那用著他呢？」正說著，金釧兒已走到院子裡，等他進來，晴雯便問道：「叫你接誰去啊？」金釧兒道：「咱們二姑娘來了，仙姑叫我接去。我走過了石牌坊有一段路，就遇著了。陪他到仙姑那裡，又送他到『薄命司』，幫著點收那些冊子，所以，耽擱這們大工夫。二姑娘知道我在林姑娘這裡，帶話給姑娘請安，說：「他剛到，正忙亂著，姑娘千萬別去。他一會子消停了就要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二姑娘還是那麼樣麼？」金釧兒道：「別提啦！二姑娘瘦得改了樣兒，我差點認不出來。穿那身破舊衣服，更顯襤褸爛衫似的！」晴雯道：「他說起寶二爺沒有？」金釧兒道：「忙的那麼樣，那裡有工夫說閒話呢？「

又等了好一會子，才見迎春來了。黛玉等正要出迎，迎春已自進來，見著黛玉，拉著手就淚流不住！黛玉看他形容憔悴，想起從前寶玉說過孫紹祖種種虐待，慘無天理。又想到自己伶仃孤苦，薄命相憐，也自無聲掩泣！晴雯、金釧兒勸了幾番，方才勸住。黛玉哽咽了半晌，方問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近來可好？迎春道：「他那裡容我家去！自從抄家之後，還是二老爺襲職那兩天，回去瞧了一趟。」黛玉忙問如何抄家？迎春便將

兩府查抄緣由，以及賈赦、賈珍被罪發遣；賈政、王夫人等如何懼怕；目下賈母尚在病著，一一說了。

晴雯道：「老太太那麼健旺，就有點小病，還不要緊。」迎春道：「常言說的：『老健、春寒、秋後熱，都是靠不住的。

『況且，老年人最怕糟心，老太太這兩年的罪過，也受夠了！

「金釧兒道：「他老人家只有大家捧著的，誰敢給他罪受？」迎春道：「你想老太太享了一輩子的福，這種抄家問罪的事，從來就沒有經過。眼看著兒孫如此，他心裡會好受麼？我聽鴛鴦說，老太太還燒香禱告，保佑兒孫免罪。什麼罪孽他老人家一個人當去，早早的死了就完了！你想可慘不可慘呢？又搭著寶玉這兩年瘋瘋傻傻的，那回聽見林姑娘的事，登時就哭暈過去，好半天才緩過來。後來，好幾次都哭得死去活來的。老太太最疼的是寶玉，怎能不糟心呢？」黛玉聽到這裡，已伏几暗泣！

晴雯又問道：「他娶了寶姑娘，到底好不好呢？」迎春道：「哪裡是他願意的呢？他們騙他娶的是林姑娘，一揭開蓋頭，見是寶姑娘，他就瘋了！口口聲聲只要尋林姑娘去！」黛玉聽了更抽咽不止。連晴雯也哭了。迎春想起自己的心事，重又揮淚。金釧兒勸這個也不好，勸那個也不好，也跟著一哭了事。

正不得開交，忽聽有人說道：「姑娘敢則在這裡呢？害得我好找。」大家猛吃一驚，這才止住。原來是司棋，他聽說迎春來了，急欲一見。到「薄命司」尋找不著，方追尋到此。見了迎春，又向黛玉請安。見晴雯金釧兒都在這裡，忙又一一問好。晴釧二人只回問了一聲，臉上還是冷冷的。倒是迎春見了他，如同見了親人一樣，把孫家前後的事，絮絮叨叨訴說了一番。說到北風裡穿著單衣，攆到下房去住。一個千金小姐，從來沒受過這種委屈，不由得淚流滿面！司棋道：「二姑娘，您向來信因果的，這只可算是前世的孽緣罷了！」迎春哭道：「我不信我前世裡造了什麼孽，就該得這種惡報？」又數數落落的說個不休，好半天才住。見天已向晚，便扶著司棋去了。黛玉直送至宮門外，說道：「二姐姐得空的時候，只管常來這裡。我也悶著，咱們多說說話兒。」迎春道：「我剛才見警幻仙姑，他說起咱們家還有人來呢。過天再談罷！」黛玉看他走遠了，影子不見，方自回房。叫晴雯點起爐香，要重按琴譜，只覺心緒紛亂。試撫幾回，總彈不下去，只得歇下。歪在榻上裝睡，想著：迎春所說的話，與自己鏡中所見無不吻合，始信寶玉並非負心。又想：老太太素來疼我，都是鳳姐他們鼓搗的，把他老人家給懵住了。

後來鬧到如此，未必不追悔。可是，追悔又當得什麼呢？又想起自己父母早亡，親事無人主持，以致弄成如此結果。假若任他們胡亂嫁了，遇著非人，那二姐不就是榜樣麼？如此逐層想來，幾於柔腸寸斷！到夜裡，晴雯、金釧兒都睡了，黛玉在牀上抱膝坐著思前想後，哭了一回，又想了一回，頭一著枕，卻已睡著。這是他近來養心的好處，按下不表。

卻說寶玉和湘蓮那回出洞閒遊，遇見白猿幾破殺戒，湘蓮深為疚悔。寶玉幾次還要出遊，都被他攔住。又勸寶玉道：「咱們來此苦修，原要從靜功做起。寶兄弟，你修得是禪功，比我更要堅定，那好動的脾氣，以後真要改改才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柳二哥，你怎麼變了煩嘴子了，我知道就是了。」從此多日，寶玉只在洞中和湘蓮無話不談，卻不敢往洞外去逛。悶的時候，又央及湘蓮教給他許多劍法。

一日，寶玉正在舞劍，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瞧你總不像個和尚，不知是什麼道理？」寶玉道：「也許是我沒有落髮，所以看著不像。「湘蓮道：「也不盡然，你生來不是和尚的材料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師父本來就不收我，還禁得起你這們說。」

剛剛舞罷，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已從洞門外進來。湘蓮、寶玉忙向前迎接，至石室坐定。茫渺二人便問寶玉、湘蓮近來坐功如何？寶玉等各就靜中意境細述一遍。渺渺真人忽瞅著湘蓮道：「我們修道之人，第一要戒除忘心浮氣。你一時不謹，幾犯殺戒，可自知罪過麼？」湘蓮忙跪下，自陳過犯，求師父戒責。真人道：「罷了，幸喜你夙具道根，轉圜甚速。此後要切自戒飭，不可再犯。你以為那白猿是尋常畜道來盜你的劍麼？他便是個神猿，故來試你劍法。倘若誤傷了他，罪過不小，前功盡棄，豈不可惜？」湘蓮又力陳愧悔，誓遵師命。

寶玉也隨湘蓮跪下，茫茫大士對他道：「道家有數，佛道有緣。從今你干你的，我不敢要你這徒弟了！」寶玉拉著師父的百衲衣，苦苦央告道：「師父容情。前日，我二人出遊，是弟子一時好動，累及湘兄。若說神猿的性命，還是弟子一言救下，求師父准功折罪。」大士笑道：「呵呵！你那裡知道。前日，當今皇上賞給你『文妙真人』的道號，我們世外空門，原不受朝廷轄制。只是陰陽一體，百神效順，何況我們。今將你拜在渺渺真人名下，從此更換道服，另究玄功，前途無量。」寶玉望著師父依依不捨！大士道：「你枉自潛修，尚未澈悟。自來道釋同源，我們二人又何分彼此呢？」便命湘蓮替寶玉換了道裝。且喜寶玉入山以來，尚未落髮受戒，宛然就是一個道士。湘蓮領著叩見了渺渺真人，又向茫茫大士拜謝。大士笑對真人道：「我好好的一個徒弟，被你搶得

去了！」寶玉此後便將木魚、經卷一切收起，同湘蓮深究道書，靜研元理，又另是一種工夫。原來寶玉雖然耽閱釋典，他的禪悟尚不如黛玉、寶釵，可見他性情不近。此番出家，為的是黛玉生前的誓約；又因冥間遇著那人，說是潛心修養，相見有期。

所以，丟下了塵世的富貴，千辛萬苦的奔去！說他明心見性，未免過分。自從改從道教，他平日深喜莊列諸子，又看過各種道書，覺得此中玄妙勝如佛家寂滅。又得渺渺真人的指導，柳湘蓮的印證，更引起他的興趣。這也是先天秉賦來的，故能道境特超，進功神速。

渺渺真人見寶玉如此銳進，非常欣慰。那天晚上，親自喚他至石室內，傳授入道真訣。其時正在三更時分，洞天沉寂，星斗高寒。寶玉入室參見，真人道：「我今兒傳你，都是古來道經沒有記載的，切要細心體會。」說著，便從石函內取出一本秘書，命寶玉細閱。寶玉連忙接過。

那石室並無燈火，只有一顆神珠嵌在壁上，四照通明。即在珠光之下逐頁翻看，全是白紙，並無隻字。便向真人叩問，真人道：「你且耐心細看。心定慧生，自有靈妙。」寶玉領會，先凝神息慮，然後從頭看起。翻至數頁，忽見白紙上現出一個「福」字，不解其意。正要再問，忽聽真人說道：「你試按畫寫來。」寶玉領命，從頭上一點起，用指頭仔細摹寫，直寫到下邊田字，真人道：「道在此矣！非有福人不能得道。福從何出？只在心田，這是入道的第一訣。」真人講解過了，那書上的字便漸變漸淡，以至隱滅。仍是一頁白紙。

又翻至第二頁，現出一個「祿」字。寶玉更覺懷疑，忙問道：「祿是塵世上的事，弟子生平最惡的就是祿蠹，怎麼倒與道有關呢？」真人道：「你這個看得錯了。人生一切享受，皆謂之『祿』。凡人私之，至人公之；與人共『祿』，入道之鵠。

「寶玉天資聰明，一一都能領解。真人道：「這兩個字的精義，見得到還易，做得到最難。你果真做得到麼？」寶玉向真人面前立下誓願。真人道：「此後，才是治心導氣的工夫，一個字就有一個字的功候，你再細細看去。」寶玉看那「祿」字又已隱滅。

再看下頁乃一「開」字，真人道：「此是靜坐方式：兩眼為門，道心斯存；中心為井，道心斯定。靜坐時照此持心，自然有得。你先就此坐起，每日做一個字，滿了百字，內功自成。

「寶玉心中未足，又翻下去卻是一個「竹」字，看了不解，忙又叩問。真人道：「此是導氣方法。『竹』為兩『個』合為一身，析身為二，中有天地。」又道：「底下暫不可看，等這兩個字的工夫做到純熟，我再傳授給你。要曉得一字之功，已非容易，做好了就有功候，做得不好都有流弊。設或貪多躐等，流弊更大。慎之！慎之！」

寶玉拜謝出來，湘蓮向他稱賀。這些真訣，渺渺真人先已傳給湘蓮，也算得寶玉的先進，又替他指引了許多奧竅。「開「字「竹」字做熟了，真人又逐日傳授，每日只限定一字，就此循序做去。由靜生慧，由慧啟悟，由悟入化，由化通神，靜坐中得到奇境不少。只消四十九天，漸漸的元關開闢，真魂出舍。但見渺渺真人引他去三山五嶽到處遊覽。所至奇岩怪石，崩壑奔川，嵐霞變幻之奇，雲水飛騰之壯。切目饜心，不可殫述。

一日，又到了一處仙山，那山石全似碧玉堆成，山上所生雜樹，或燦如彩霞，或煥如翠葆，或耀如黃蠟；又有青乾素花的，皎潔晶瑩，宛如瓊林玉樹。山坡一帶崇樓杰閣，金碧莊嚴。

往來的都是宮妝女子，有控鸞的，有騎鳳的，也有吹笙簫、彈箜篌的。山泉下注，匯成丹池。池中遍開五色蓮花，大如車輪，十瓣鉤連，不露須蒂。山下就臨著碧海，海邊幾座亭子，欄柱都是黃金顏色，雕刻的十分精緻。遙望海水中間，似有島嶼樓台，只看不清楚。那海波淺處，還有許多翠羽明璫的仙女，在那裡踏波遊戲。碧綠的海水，五彩的明霞，照著這一班仙娥，錦簇花團，奇豔無比。寶玉雖生長溫柔富貴之鄉，卻生平未曾見此麗景，惟有歡喜贊歎而已！

又一次，引他到了天宮司文院。只見當中一座三層朱閣，高插星斗，四面圍繞著白玉欄杆。院中奇花異樹，多不知名，只覺著蔥蘢芬鬱。寶玉跟著渺渺真人從白玉台階走上去，原來閣前是一座廣台，台上也是金鋪玉幾。從台上走進高閣，雕楹藻井，非常壯麗。四壁都庋著圖書，有許多掌書仙女，月貌花容，成行鵠立。台前閣內，都有一般繡袍金帶的人，或端坐觀書，或尋伴談笑，老少狀貌不一，見了真人和寶玉，並不招呼，就中寶玉只認得一位王翰林，就是寫賈氏宗祠匾聯王太傅的兒子，彼此也沒得說話，一時，走近西壁。寶玉見青瑤長案上堆著無數書卷，隨手取閱。那書上的字，都似蟲書鳥篆，細看全不認得。只聽得閣下鸞鳴鶴唳之聲，隨著天風吹來，使人心耳俱爽。背地偷問渺渺真人，此是何處？真人指那匾額給他看，原來是紫地金書「司文院」三個大字。二人仍從廣台下去，見那四週群房，處處是雕欄玉砌，其中也有仙官往來。渺渺真人對

寶玉道：「你努力潛修，將來此中有分。」寶玉更自心喜。從此，空閒時便斂神靜坐。有時，湘蓮喚他出去，他倒懶懶的了。湘蓮要試驗他的道力，那天從師父處下來，寶玉靜坐才罷，便向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師父剛才說的，因有一件未了的事，要叫你到太虛幻境去一趟呢！」寶玉道：「胡說！那裡有這種事？」湘蓮正色道：「人家和你說正經的，你倒不信了。等師父親自跟你說，看你去不去？」寶玉似有喜色道：「真個麼？從這裡怎麼走得去呢？」湘蓮道：「你仙山、天宮都走到了，那太虛幻境算得什麼！師父自會送你去的。」寶玉才信了，心中暗喜，卻又躊躇，想著此去到底見林妹妹不見呢？若不見他，我心裡如何過得去！見了他，又怕此時道功未成，多一層障礙。正在自己盤算，卻被湘蓮看出，大笑道：「哄你的，你當是真的麼？我們修道的，道力越高，魔障越重。你這樣不尷不尬的，將來怎麼好喲！」寶玉不由得也笑了。湘蓮道：「師父叫你去太虛幻境是誑話。可是叫咱們今天半夜裡，一交子時就上去，有要緊話吩咐。你可記著，不要誤了。」欲知吩咐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